

与年味有关

■洪小兵

年越来越近了,家家户户张罗年货,打扫卫生。现在的年味少了很多忙碌的准备,倒是假期给了我充分的“年”的想像。过大年了,有没有特别想念的人?有没有就想在一起喝杯酒的人?

喝点小酒

那些年,因祖父母在,我过年从不出远门,在家陪祖父喝点小酒。在老家,母亲会自己酿酒,把白酒放酒缸存好,让祖父一年四季慢慢享用。有一次,祖父问小妹:过大年了,有没有好酒?茅台酒有吗?祖父知道小妹家有酒,直接问,要了过来。然后,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好酒搞到了,过来喝点啊。”

祖父喝酒喜欢一大口闷下去,他从来不喝啤酒,也特别看不起喝啤酒的人,他总说:啤酒?呵呵,马尿味,没劲!祖父年事已高,白酒三四两下肚,酒杯一推,不喝了。他很自律,绝不贪杯。酒后,便和我聊家长里短。晚年的祖父不方便下楼,陪他聊聊陈年往事是他生活的日常。就着小酒,聊着小事,祖父时而感叹,时而眯着小眼睛哈哈大笑。年之味在有窗户的房间里盪恒,在祖孙的温情中慢慢晕开……

刷门贴对联

1988年前我住的房子有原木的大门,过年时我家的头等大事是用板刷刷大门门板。年底,天气是冰冷的,刷门的水是冰冷的,但是老家的女人们一边撸起袖子拼命刷,一边嘴里冒着热气说个不停。我是家里的老大,自然会帮着祖母打水,拿着板刷刷门板。冷飕飕的风儿也抵挡不了要过年的热情,直到门板的木头筋儿都刷出来了,祖母才肯罢休。

母亲下班回家后,也要加入刷门板的队伍。因此,我们家的刷门板任务完成得比别人家早,而且刷得比别人家干净。祖母美滋滋地看着自家大门,露出满意的笑容。此时,锣鼓声由远而近到我家门口,母亲在女人们羡慕的眼光中接过荣军家属过年的慰问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纸篷包”拿出一颗蜜枣放入口中,祖母则把

“一大刀”肉高高地挂在楼楼下,母亲叫来父亲往大门上贴上大红对联。瞬时,年的色彩就闪亮了许多……

如今过年,我依旧会贴对联,只不过,锣鼓声不再响,但在无声的记忆里,锣鼓声依然敲打着心中最柔软的那个地方,唤起那份最温情的回忆。

旅游

小时候的旅游就是过年的时候走亲戚,记忆中最深刻的旅游就是去外婆家。每年正月初二一大早,父母亲就拿着祖母早早准备好的年货带着我们去外婆家。如遇到下雨天,我们就穿上高筒雨靴,左右手都提着年货,走在泥泞的小路上,过两个渡口,步行两个多小时,到达外婆家。外婆的小婢,一位九十多岁的风烛老人,早早就洗好被子,铺好床盼望着我们到来。睡在有屏风的旧式床上,盖上缝有补丁的扎染被子,听着风烛老人与母亲的谈话。我知道,过大年的激情还在延续着。

这趟旅游吃好、睡好,更主要的是玩得很开心。表兄弟姐妹在一起疯狂地玩着,把埋在地下的甘蔗挖出来,用河水洗干净,裂开嘴就吃,似乎冬天不冷。正月初五,我们恋恋不舍地回家,因为初六母亲就要上班了。不冷的冬天、不羁的少年把这趟旅游玩爽得淋漓尽致。那时候,我没有旅行的概念,于我来说,过年去外婆家就是最流行的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如今,红尘已远,这场旅游早已退出历史的舞台。

人到中年,每有假期,或春节,我都会带着我的孩子去旅行。孩子嚷嚷着要去国际大都市开开眼,我珍惜和孩子外出旅行的时光。家人相聚,灯火可亲,旅途中的点点滴滴都会在生命的长河中留下涟漪。此时,我的身份不同,境况不同,我感慨时光流逝,想念的人不在。唯有心生欢喜,才能向善向上。

过年念念,顺祝冬安。大寒过后春将至,“故人应在千山外,不寄梅花远信来”,松花酿酒,与想念的人喝上一杯小酒吧。这个冬天,你有想念的人吗?

我家的年夜饭

■乔休

从单位回到家,一推门,热腾腾的人气扑面而来,妻子还在厨房忙活,整个房间里氤氲蒸腾。老陈已经到了,正和其他几个老同学在桌子前面搓麻将。他是温州皮鞋佬中的一员,尽管鞋革生意不景气,该过的日子还得过去。只是,多日不见,老陈好像又胖了一壳。

我们四家老同学,约定一起吃年夜饭,已经持续25年,大家轮流做东。今年轮到我家,而且这天是我妻子的生日,就摆了两桌酒。饭桌上有白斩鸡、墨鱼、鲜虾、大闸蟹、鳗鲞和水果。我赶紧到厨房向妻子致敬:“寿星婆辛苦了,等会儿敬你三杯。”她笑:“你就是嘴巴说得好听。”

正在做庄的老陈看见我,招招手:“我们食客都到了,你这个主人在哪里?”他忙不迭地递烟开饮料,说:“大校长辛苦,我们过来给你们拍拍马屁搞搞闹热。”老陈的妻子笑:“阿松这人,真爱反客为主。”看着老陈挺着小“将军肚”走来走去,我想如果现在对人介绍他曾是名牌大学高材生,恐怕谁都会摇头表示惊讶。对这一“光荣历史”,他总秘而不宣,有时还特意摆出一副大老粗的豪爽架势来遮掩,似乎大学毕业生身份在生意场上真会露怯叫人轻看似的。

我洗过手,到客厅坐下,问起他的生意,他淡淡一笑:“不瞒老同学说,今年生意难做,只赚了一路路费。说起来,去年还可以,拿几十年的积蓄,在置信广场买下600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合租给公司。今年鞋革市场拆迁搬家,明年在新坦场说不定会有新起色。”我不知道他的话里有多少水分。

但是我知道他买楼是真的,听他在同学群里抱怨过,但愿当他是矫情。生意人很好玩,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只是一个表达方式问题。不过,他还是个痛快人,有事不会藏在心里,想说就说,想骂就骂。他是个贼灵精怪的人,高中毕业后,他考上大学,1987年毕业后分配到市郊某化工厂。干了几年,见工厂情况越来越差,他与几个同事跳起来要求承包,后来又停薪留职,与当兵退伍回家的妻子,合股开了间皮鞋工场。后来又以妻子的名义,在温州来福门皮鞋市场开过鞋料铺。他灵活的头脑帮他生财,

有一年听说单是女式棉皮鞋一款,就让他赚几十万元。他喝了酒,便喜欢搓麻将,幸而财权掌握在妻子手里,倒也影响不大。

说话间,另外一个女同学进来了,她丈夫手里提着四个购物袋。她一身漂亮的服装,淡妆轻抹,倒叫我一下子认不出来。我问她:“纺织厂那边有没有催你回去?”她一笑:“你也是老了,我都已经办过退休手续了,退休工资有4000多元,还是可以的。”

我笑:“年底忙坏了?”她说:“还好。不管贫困和富裕,过年都需要买点年货,有钱的买好一些,没钱的少买一些、买便宜一些。所以还是有生意的。但是今年有个特点,歇得早,外地人在温州工作的,本来就不多了,今年更是早早回家过年去,所以腊月十八那天我就歇下来了,虽然是暖冬,我也干累了,老早就想收摊了。”“明年什么时候开张?”“正月初七八吧,讨个彩头。”我说:“今年温州服装日子还过得去吧?”“那当然,好多人赚煞。不过是我们自己人在这里说说,在外边不好说,传出去又说我们吹牛了。今年花样多,质量又好。要倒的人老早就倒了,能爬起来的也自然可以爬起来。现在政策稳定,大家做生意心也定,自然赚钞票就好。”

我说:“稳稳当当地做生意,还是有前途的。”我望着在麻将桌边微笑的老王说:“还看书吗?”他笑:“有时看,看一些国外进来的鞋样书,帮我阿舅儿打几个新鞋样。现在他和意大利设计师那边联系很密切,老外的脚型和中国人的毕竟不同,比如平脚板,凹脚板,所以要注意调整一些细节。不过,我不甘心这样小打小闹,我还是想有机会搞个大一点的企业。在别人墙角做生意不是个阵,还是要有气魄的。你说是不是?”

老陈在边上听着,伸过手来,重重拍我的肩膀:“开饭开饭,我有低血糖,你别把我饿晕了。”大家都笑:“你这么胖,低血糖,说给谁都不信。”老陈很委屈:“就是嘛,一定是仪器出问题。”我听见电梯响,就说:“好,不等老唐了,谁叫他们家永远迟到。”“谁说我们家永远迟到?罚酒三杯。”门口传来唐妻爽朗的笑声。

■孔令周

到了冬至,家家户户都要吃麻糍(我们叫“番薯丸”),母亲念叨着,“吃了就长一岁了”。其实这时候,年的序幕就拉开了。

要准备的东西可多嘞。围栏里的猪、鸡窝里的鸡、鸭棚里的鸭,养了一年了,肥的更肥,壮的更壮,就开始打它们的主意了。宰猪,是力气加技术活,要青壮年。一般是凌晨,我们小孩经常在睡梦中被惊醒。猪发出凄惨的尖叫声,撕破村庄的宁静,听来格外令人恐怖。我们捂住耳朵,在迷迷糊糊中睡到天亮,睁开眼睛,一碗热气腾腾的烧猪血就端在母亲手里了,“趁热吃,吃了长力气”。

鸡鸭,相对简单一点,是女人的活了,妯娌们提着鸡鸭的脖子,下面放一个脸盆,用刀在它们的脖子上轻轻一抹,刚才还在两脚乱蹬的鸡鸭,一下子就焉了,然后双手抓住它们的头与双脚,成“V”字形,血就往脸盆里淌。远远看着的我们,这时候就逃之夭夭,这些场景经常成为我们童年的阴影,好长一段时间,总觉得脖子冷飕飕的。

冬日的太阳好得出奇,明晃晃的,也不毒,只要太阳一出来,草尖的霜、菜叶里的冰,很快就消融了,地气也就开始变暖。我们躲在墙根下稻草垛晒太阳,玩游戏,就闻到晒衣竿上挂着一排酱油肉、鸡、鸭飘过来的诱人香味。小伙伴们被吸引过来,看着红得发黑的油滋滋的肉,大家垂涎欲滴,但还是生的,“中看不中吃”,每人心里就好像“一百只猴子挠得痒痒的”。

晒番薯干(我们叫“番薯枣”)、酿酒全都排上日程了。番薯是早就挑好了的,半夜起来,用柴灶在大锅里架起来烧,要熟透又不散,火候很要紧。起早在篾架上用刀切成一片片晒上去,金黄黄的,很像艺

乡下的年

术品。我们特别喜欢偷吃那种半干未干的“番薯枣”,既软又甜,在我们的眼里,赛过了“大白兔奶糖”。

酿酒用的是糯米。刚炊出来的糯米,散发着特有的甜香,这时候,母亲一般先匀给我们每人一碗,然后再把它们晒到簸盆里,撒上红红绿绿的“酒曲”,就不能吃了。晒得差不多了,密封在陶坛里,发酵一段时间后,要送到村里一个专门“做酒”的地方。我去过一次,那是个整日被酒香环绕着的地方,看着蒸馏后的酒,一小股一小股流出来,母亲脸上洋溢的满是幸福的笑容,与旁人交流的声音都响了许多。

供销社里的年货也多了起来,但是在凭票供应的年代,很多东西,也只能看看而已。但无论多拮据,新年的衣服是少不了的。母亲早早托人买了她中意的几尺布料,就找村里的裁缝好手阿红做。做之前,要量体裁衣,这时候,我们都是很雀跃的,任凭裁缝在我们身上量来量去。不久,就听到那台裁缝机“哒哒哒”地启动了,在我们听来,特别地开心,因为一套新衣裳又在前方等着我们了。

这些天,父亲忙着柴禾归仓,收齐地里的蔬菜。多余的芥菜要制成咸菜,以供一年中漫长的淡季补用。砍柴,是个力气活,不仅如此,近山的柴都被砍得差不多了,山也像被“理了发”,变得光秃秃

的,要到很远很高的山上,才能砍上一担。父亲起早摸黑,天还没蹭亮,带上饭团就出发了,到晚上六七点才挑着一担大约两人高的几百斤重的上好青柴颤颤巍巍回到家门。等道坦柴房里的柴禾垒得像一座座小山,满满当当,父亲才吁了一口气。刚收下来的芥菜绿油油的,茎叶硕大,摆了一地。叔伯们在中堂屋放了几个大缸,在某一个晚上,就把一颗颗芥菜往里面垒,每放几颗就撒上一层盐,然后就叫我们这些小孩光脚踩到缸里去,站在菜上,使劲地踩,使劲地跳。刚开始,我们都很开心,大家觉得这个游戏太好玩了,你挤我,我挤你,笑成一团,但越到后面,越乏味,也越疲倦,个个呵欠连连。到最后,芥菜都要比缸口高了,叔伯们合力抬来一块巨石压在上面,我们才“解放”。

趋近年关,村里走动的闲人开始多了起来,盘踞在村里有限的几家小店,进进出出的人也多了,打扑克的,侃大山的,嗑瓜子的等等,小店,成了众人集中地。大队里的老人们开始张罗着叫戏班子,打算在正月里排上几台大戏,好好热闹一阵子。

当我们理了发,穿上新衣裳,零星的鞭炮声变成排天倒海的烟火盛宴,乡下的年就正式登场了。



杀猪过年

■陈桂芬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平凡而神圣。春节是万象更新的日子,跨越了时空,承载古人的记忆,传递我们共同的家国情怀。春节到来之际,一下子把我拉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很有趣的是,见证了大人杀年猪的过程。

腊八节一到,农村就开启“春节模式”,吃腊八粥、办年货,越来越喜庆,越来越热闹。很多地方,的屠夫也开始忙起来,寒冬腊月,农民喂了一年的猪正值膘肥体壮时,辛劳一年的人们就想过一个幸福年,这就得杀猪过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一年忙到头,几乎没有空闲的时间,生活依然捉襟见肘,没有一户富裕人家。当时养猪不需要办证,几乎每户人家都会喂养一头肥猪,既增加家庭收入,又让全家过一个好年。

平时安静的小山村,随着过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大家便陆陆续续开始杀年

猪了。每逢这个时候,村里热闹非凡,无论哪家杀猪,只要听到猪的嚎叫声,男女老少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一起看屠夫大显身手。而最高兴的可谓我们小伢儿。

杀猪前要准备杀猪凳,有的是大板凳,有的把两张长方凳拼扎在一起。同时还要准备大木盆,里面注入一定的水,用适量的食盐勾兑均匀,是用来接猪血的。

杀年猪并不是那么容易,猪的力气很大,需要大力气的男子汉一起帮忙。首先一人抓住猪的尾巴提起来,猪的后脚落空,难以逃跑,此时大家蜂拥而至,连拉带拽才能把猪摁倒在木板上。这时候就轮到屠夫出场了。屠夫蹲下马步,一只手按住猪的头部,然后拿出杀猪刀稳准狠地从猪脖子上捅一刀,到刀子拔出来的时候,猪血就会涌出来,流到早已准备好的木盆子里。猪血流量从大到

小放干净,猪的嚎叫声从大声到低声,直至没有声音,大家才松手。

此时,大家把猪抬到木桶里,主人把烧开的水倒入木桶里,屠夫把猪烫够后,再给猪刮毛,刮得雪白干净,再为年猪破膛开肚摘五脏。

那时的一头过年猪,又小又瘦,百来斤肉算是很好了,不像现在养猪场养的大肥猪,吃饲料,一两百斤算小了,两三百斤肉也是很多。农家的猪都是吃熟食,不吃加工饲料,只喂残羹剩饭或青菜、番薯藤等,所以猪肉特别香,大家都喜欢吃。

年猪杀完了,大部分的猪肉被屠夫买了,剩下一部分的猪肉和猪血留给自家,主人会烧很多猪血汤,让邻居分享,碗底是青菜和猪血,碗面还有一些肉,猪肉香味、猪血香味飘荡在村子里,这就是过年的味道,是农村传统的习俗,也是人们之间相互守望的乡愁。

难忘“正月初一送元宝”

■郑育友

在瑞安,春节活动丰富多彩,主题都离不开“辞旧迎新、大吉大利”。例如:正月初一凌晨,千家万户第一件事是争先恐后打“开门炮”,城乡处处放“炮仗”(爆竹),声音宏亮清脆,惊天动地,为的是求得新年吉祥。正月初一早餐吃松糕(或吃糖糕),瑞安县城内百姓喜欢吃松糕,乡下人家则爱吃糖糕(或称年糕),意为年年高。正月初一客人来,请他喝“元宝茶”(茶中放两枚形似元宝的橄榄),其合意是新年吉祥、发财的彩头。总之,正月初一的习俗都是祈求新年大吉大利,讨口彩!

对于讨口彩,清孙同元《永嘉见闻录》有记载:“亲戚酬酢,吉语生馨,即岁时送礼亦必加太平钱、万年青等事,否则指为不祥。”总观瑞安旧时正月初一之民俗,大多是喜讨口彩,只准讲吉利话,忌讲不吉利话。探索其中“送元宝”之习俗,可谓诸俗讨喜彩之最了。

在瑞安,民间至今还流传着这么一句俚语:“正月初一送元宝,你好我好大家好。”这句俚语颇有趣味性,其典故就出于正月初一这天“送元宝”。



到过去一直过着乞丐生活的“讨饭丐”,此时摇身一变为民间艺人,穿着民俗服饰,二人组合,拿着用红糖年糕做成的“元宝”,缠上红头绳和万年青枝叶并串上几个红红的桔子,挨家挨户“送元宝”。

“送元宝”现场始末,至今仍历历在目:由一个人打着竹板,现编讨口彩歌谣,另一个人则挑着箩筐(箩筐),手摇春柴(樟树枝叶)跟在后面专门紧接尾句高喊“好”字。他们在我家七间

屋中堂屋门口,先好话连篇说“紫气东来、五福临门、福星高照、子孙满堂”等讨彩语后,再唱“送元宝”歌。其歌词云:

元宝进门台,好!
金银大发财,好!
元宝进道坦,好!
金银叠成山,好!
元宝进阶檐头,好!
积德积善现世修,好!
元宝扭一扭,好!
养猪驮(大)如牛,好!
元宝显一显,好!
赤脚蓬头刘海仙,好!
金银钱钱送上门来,好!
福禄寿喜万万年,好!

他们这样一唱一和,有板有调以求主人欢喜,于是,我阿婆(奶奶)以印有龙凤图案的年糕与零钱相赠。

“正月初一送元宝”这一习俗,虽现被人变为瑞安民间一句俗语“正月初一送元宝,句句讲好”,意为批评一些老好人不顾是非,不顾原则,统统都说“好”,但“正月初一送元宝”的习俗反映了瑞安人民祈求生活一年更比一年好的愿望!